

三讀易小引

毅然齋主人彭洛撰

丁未夏予偕湛涼子七八輩避暑仰

山深處時泛塵盆驟入清涼棲泊白

雲非復入境周宗濂子喜而讀曰昔

文莊公嘗玩易此剗諸公母有意乎

湛源子唯；然意已動眉宇間矣居
九年文明小聚予偶舉前案湛源子
曰談何容易嚼人牙後雖味非得不
曰嬰兒劈地一咏乎其夜止宿讀怡
堂出示墮中三語因笑曰此面壁功
課更俟衆之予閱其初語曰奇哉易

已在吾心目間矣及第二義則渾身
是易有啖然遺耳三則又進又平愈
晉愈實令人始知飲從口入張隨地
置儒門經綸叅贊原不落實於是服
湛漁子之三讀得易最深有功於聖
門最鉅而空竺門中可無侈半語為

矣湛漁子曰彼亦有言若立一塵家
國興盛野老嬾庵不立一塵家國喪
亡野老謳歌願為彼教則然耳彼何
預吾事因拈詩云莫守寒岩異草青
坐看白雲宗不畧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處避征徭予無對

三讀易

安成鄒德泳汝聖父著

男戴明 憲明

校

易一原理

天地間之理圓於其內而鑽之不若游於其外而玩
之鑽於其內是蚤之自繭也玩於其外是大鵬之摩
天也二者相去遠矣夫學者有大患三每入而不知
求出焉蓋急於立言者恒不核其本末而貌得新說
影響一二亦以為可依而成一家也其失也誕又或

筮柳而淵索之謂如此而後無不及人之耻其失也
鑒至其人議亦議人論亦論拾名儒之唾餘以詫為
自己之芳郁其失也竊此三患者無不皆然而談易
者彌甚今夫易之為易畫自庖羲文有繫彖周有爻
義至孔子彖編之贊至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者
正謂此也而奈何世之為射覆為圖鬼為畫蛇者若
斯衆也臨池競畫有解衣礪礪者其得趣更多然竹
雜奏固不如天籟之自鳴也吾以為論易於今直當
從文字未立之先得之而有圖有象以後皆可勿事讚

嘆為者何以言之今夫上天下地為吾人之戴履此
非卑高自然之定位乎民非水火不生活有能廢井
養都火食者乎其相涵而不相射明甚高山大澤倫
盈虛之大觀非此而何以通氣雷發聲而蟄虫昭蘇
風至而土脉乃發當其飄然而起轟然而震豈非兩相
薄而然者乎然而大千宇宙成象成形則莫有大於
此八者矣伏羲氏仰觀俯察理會而得之曰奇哉世
間原有此一段理道而未有能彰之者遂借奇耦畫
置八卦以明之已曰未也又從八卦錯而疊之以至

於六十有四又曰未也就六十四卦爻而析之以至
於三百八十有四而其八卦之定位則循陰陽以分
左右因陰陽之微與盛以示往來此皆其自然之理
拈而出之以開萬世伏羲氏何嘗自作一毫聰明
而故諺奇炫巧以創一局手即如文王後天卦圖與
伏羲先天雖不相謀然而東方故萬物生地理易明
也漸南向盛則物不得不齊矣南向自有文明之象
此王者所以聽天下也地不足東南徙南而西地故
得效其養物之能至萬寶告成於西說可知已西北

則星辰移為其陰陽之相薄乎且也萬物無不取潤
於水土癸之方何得不旁於是終始萬物有止義焉
故在東北矣由是言之則八卦流行之理原自一定
文王亦特拈而出之以闡先天之用亦何嘗自作一
毫聰明而故諺奇炫巧以神一說乎蓋其奇耦為畫
當其畫之、初如寫一、二、三、四何有定名其生、也
如人祖父子孫相衍至以無算其變則星曆家甲乙
子丑交互忝錯以盡其五行之理其取象則點畫勾
劃惟其相鄰而比之蓋皆妙理在前描寫在後意若

追免神同蓋告孔子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而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十翼之作良為神道設教非徒取於
立言而已也是以堯不言易而百姓作息食飲徧為
爾德舜不言易而朝廷之上明目達聰九官十二牧
咸得其理顏子仰鑽瞻忽曾氏修齊治平並朝夕洙
泗荅問如響然皆未有一語及易夫聖如堯舜賢如
顏曾豈不知易以為無之非易故非言可得而盡也
蓋昔程伯子與景溫說易至起而爭蓋曰非是伊川
乃曰二君皆通易者監司談經主簿却曰非是監司

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噫是之為論庶亦
盡乎易之一變矣而非其至者晉文中子語道於白
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語罷薛收嘆曰不
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儲、然委
擔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
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
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
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
嘆負苓者曰文王為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伏羲氏

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
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
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數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
之智者詭道迹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
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
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含嘆而嘆文
王負其苓而行

易二原名

夫易故非言可得而盡也必啟言之則又可一言而
盡一言者何曰易焉而已夫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
奇耦也奇耦一盈虛也盈虛一消長也生焉而為人
雜焉而為物掣焉而為事殽焉而為生人事物之理
以數相乘以時相推以位相資以色相眩以形相倚
以聲相通以勢相敵以理相制相與者為用相埒者
為睽相得者為助相失者為畔蓋由一而兩相之義
也相、不窮以成此人世則無人無世而非易明矣

嘗試論之易有數義有貿易之易說在鄭壁與許田
也有交易之易說在陶冶與農夫也有移易之易說
在禹稷與顏回也有更易之易說在左氏與胥靡也
有改易之易說在桑田與滄海也有變易之易說在
白衣與蒼狗也天下之人畢心竭慮力競智營終其
身不知所以然要皆以湊成此局彼冥之中漠、
之表運不停機禪若轉環或令人厭苦而無解脫之
路或使人雋味而失止足之期及其一旦相視錯愕
如此者豈有美哉今夫呼盧爭采動移百萬轉快腫

易世世道

目立乖千里是故名盛者產削貴厚者飢寡東家之
子徙而祀西、家之產割而肥東盜筆深藏鬼竄高
戶乘卻或降皂隸主輩驟起公卿又其大者冊文勸
進欲辭天子而不得啣璧與觀求為匹夫而不能自
三代以還國不一姓帝不一主朝為宮闈夕歌麥秦
昨童崔嵬今擁臺榭歡悲轉瞬吊慶屬踵如烟霧變
態忽失泰山閃電流光倏窺真突然此皆有迹可據
非其至者天下之事一人倡之必有一群焉以為宜
一人反之又必有一群焉以為宜而人非其君子必

其小人君子人也又或滅乎小人之跡小人人也又
或托於君子之似億萬人衆億萬心智交相用其是
非可至之見以交相構其同異合離之迹瞬息莫喻
其熙然髮莫得其間杳曖狡獪馳驚百端於焉有命
世者戒心動色翫一致理然而一法旋立一弊伏生
一議初定一議對搖此予彼有日新月盛乍暝乍晦
俄張俄弛天下所以治忽世道因之升降所以然者
世無非易也嗟萬生之有萬死也萬死之有萬生也五
穀之還為糞章也糞章之還為五穀也此何以異焉

今儒者蓋莫不詠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然使易
而為老莊之說則曰聖人及以禮樂亂天下易老莊
而名法則又曰無有不足以治天下又易名法而釋
氏則曰一法不立萬法歸空復易釋氏而歸吾儒則
曰彼無親戚君臣上下以茲教義轉輪域中即理亦
安有窮而論可得一耶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蓋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誠探於天命之微無非此
理故從易而學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以至於從心
不踰蓋進乎易矣韋編三絕而始成贊有以也或六

曰天地亦有易乎曰天道非易則安用璿璣玉衡以
察之地道非易則高岸深谷謂何且所謂上巢下窟
四隅不定維至今猶然可也

易三原辭

天下之理一也其極於穆深玄渺而不得其朕兆之
自者即散於九礫糠粃而不盡其纖屑之貫者也蓋
天下惚不外此一物微而能彰通而可遠布護流行
變動不居嗚呼通乎此而易之象教始可得而言矣
今試論於未有生人之初茫、焉爾矣茫、焉爾矣
雖復形、色、徧滿宇宙而誰區別之是有象一無
象耳逮有生人而吾於象中占處其一此象既三衆
象俱呈則象者固與吾身為有無之物也然則易之

有象豈非人世一大道理乎哉惟古聖人有見於此
故直從吉凶悔吝變化剛柔而著為象教以示於人
若曰金有範焉而躍冶者不祥陶有型焉而苦竅者
乃為廢物要在審其失得戒其憂虞慎其進退惕於
晝夜以像之是故就天行健之象而系之曰君子以
自強不息就地勢坤之象而系之曰君子以厚德載
物以之云者用之也推之八純卦而屬責於用者無
不皆然又極之六十四卦而屬責於用者無不皆然
豈聖人意而象之如世之儒者務饒、焉比擬配合

以資談說云爾哉今姑置萬物勿論就生人一身志
至氣吹非卑高之定位乎神爽精注非水火之不相
射乎虛心實腹非山澤之通氣乎聲應氣求又非雷
風之相薄乎各在當人之身固已具夫八者之理則
夫求於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謂經綸以盡其變參
伍以盡其神非人之責而誰責乎是以聖哲之士明
睿之子素位而行居易以俟命各就其象而究其理
各按其理而反求於身之用是故視聽言動不敢以
為貌而必求其禮之宜飲食寢處不敢以為粗而必

求其節之遠冠昏喪祭不敢以為儀而必求其心之
安辭受取與不敢以為文而必求其道之歸子臣第
友不敢以為名而必求其倫之盡禮樂刑政不敢以
為歸而必求其理之得至於上下前後左右之必平
其情家國天下之必使得其所六德細行毫不敢踰
顯蹈冥修動經擬議非故為此說也恐於乾坤所
以示戒者不相肖也非所謂天地之肖子也蓋性命
著於倫物故倫物晰而性命以盡神化顯於日用
日用檢而神化不虛是故易象之教徹上下合內外

包費隱齊始終文王之所謂順則孔子之所謂不踰
矩皆此物此象也而何世之談空說無者之紛也
蓋其說始於何晏王衍諸人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
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故無之為用
無爵而貴而朝廷士大夫相率祖尚弛廢職業遂成
浮誕之俗流禍至今又其甚者艷心天竺之說以為
山河大地無往非空一切罪福並泯浮幻盡舉修証
而弁髦之鳴呼如是而談是鏡臺輪相之誕遠過於
耒耜網罟之資祇園火城之託高出於棟宇檀櫨之

易

制擔簦常袋之緣特勝於弧矢舟車之教而曰杵交
易之通及不若持鉢乞食之為利也噫此其為賊世
道禍人心將來不知何如者而經世君子容可不加
之意乎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象
如此